

魏

書

九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魏書十九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

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
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順
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
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
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
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
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
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万世之後必有
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

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俟心欲隆獨善不以万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

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
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
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
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
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
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
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
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
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

贈祿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慟贈以本官諡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
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
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
走又以氐羗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
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
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

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
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
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
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
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
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
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
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
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

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
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
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
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
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
竹素臣旣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
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
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
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
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
令改授尚書令蕭蹟使庾華來朝華見澄音韻
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
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
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
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
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
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

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
个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
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
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
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
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
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
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旣
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

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帝

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
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
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
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旣非常
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
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
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
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言必須訪衆當
遣任城馳駟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

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
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
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
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
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
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
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
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
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

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纏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

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
求其北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
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
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
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
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
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
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
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

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
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
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
於是高祖曰三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
以徒御草荆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
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
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
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
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

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
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
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
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
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檐石之糧而使怨苦
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儻之師也今茲區宇初
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
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
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